

42
35
42

準貴

三家分晉

秦并六國

高祖滅秦

張天如先生鑒定

歷朝通鑑紀

事本末

鬱岡山房  
藏版

玉齋

歷朝通鑑紀事本末

張天如先生鑒定

通鑑紀事本末

正編

鬱岡山房藏版



本末序  
編年  
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  
者以人系事詳人之事蹟  
志傳自爲篇章彼此互出  
然左傳雖以年爲叙而別  
類士謂子長創作不合典  
訓嘗深非之

張天如先生鑒定

# 通鑑紀事本末

## 正編

蕭山房藏



刻通鑑紀事本末序

史之為體有編年紀傳二家編年者以年系事詳一國之治體蓋本左氏紀傳者以人系事詳一人之事蹟蓋本史遷雖各有所長而編年為古矣何者紀表志傳自為篇章彼此互出不無煩複蕭穎士謂子長創作不合典訓嘗深非之然左傳雖以年為叙而別為國語一書

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竟其義亦知  
事詞不屬而自爲錯綜亦其勢然也後  
志史家一以馬遷爲程春秋之義鬱而  
不明苟悅袁宏始復其舊而事止一代  
於閔巨之觀闕如也司馬溫公覃精史  
學思總百代爲人君之鑑乃接魯史以  
迄五季一倣左傳之例說者謂其爲流  
畧之津筏經濟之潭輿詎不信哉但世

遠事繁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者徃徃  
有之學者尋究其事欲卽始見終不可  
驟得不無遺憾袁機仲氏著紀事本末  
以參伍溫公之書隨條甄舉離合始末  
之間曲有微意卽謂爲溫公之國語可  
也筠州陳公邦瞻復取馮秩宗遺編旁  
采宋元史補機仲之闕於是上下千古  
遂爲完書直指雲蛟黃公謂切於世用

因板行之與學者共而屬余爲序余謂  
古之有史爲憂小人而作也楚史名櫛  
杌而孟子亦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蓋世之興且治也必由於退小人而其  
衰且亡也必由於排君子彼豈不知衰  
與亡之爲患哉而愛惡取舍或眩於是  
非或亂於諛佞徃徃不能合於大公及  
夫世改時移君子作而正論起鄙夫僉

人之病理人之病得人之病至於身  
之病不憤焉不諱焉不醫之距焉不  
醫而繆其醫焉古亦稀矣彼閭而此  
昭宜也切於人紓於身可哀也夫淳  
熙元年三月戊子廬陵楊萬里叙

照天半正且如于處刻影萬里於  
 印宜出四以人餘外良百以思夫  
 而參其習習古亦餘矣所圖而  
 之誠不難為不難為不難為不難為  
 人之誠難人之誠難人之誠難人之誠

序

通鑑一書於治道最切實諸史之精  
 華百代之龜鏡古未有也神宗皇帝  
 深所愛重錫資治之嘉名且命經筵  
 進讀歷朝寶之永以為訓近世建安  
 袁公復作紀事本末區別條流各從  
 其類豈求加於通鑑之外哉蓋通鑑

通鑑總序卷之四  
以編年爲宗本末以比事爲體編年  
則雖一事而歲月遼隔比事則雖累  
載而脈絡貫聯故讀通鑑者如登高  
山泛巨海未易遽觀其津涯得本末  
而閱之則根幹枝葉繩繩相生不待  
反復它卷而瞭然在目矣故本末  
者通鑑之戶牖也袁公之爲是書其

殆司馬文正之疏附先後也歟與懿  
淳祐壬子退而里居四年之間熟得  
繙閱每見世道開泰君明臣良百度  
修舉四裔賓服使人忻悅愛慕至若  
叔世末造賢愚倒植綱頽紐解外阻  
內訌使人感憤歡息要其指歸治未  
始不由於任君子亂未始不由於親



通鑑紀事本末 卷之五  
小人安未始不由於固民心危未始  
不由於困民力忠實事上者未有不  
昌姦諛欺君者未有不亡公廉宏濟  
者奕世流芳貪刻暴殄者子孫貽殃  
天道人事其應靡忒叅稽源委可以  
昭勸戒於方來是書之關於世教亦  
大矣嚴陵舊本字小且訛乃易爲大

書精加讐校以私錢重刊之非特便  
老眼訓子弟庶與四方朋友共之云  
寶祐丁巳秋七月朔古汴趙與篋書

通鑑紀事本末卷之六  
晉書 卷之六  
晉書 卷之六  
晉書 卷之六  
晉書 卷之六  
晉書 卷之六  
晉書 卷之六  
晉書 卷之六  
晉書 卷之六  
晉書 卷之六  
晉書 卷之六

舊叙

通鑑紀事本末有功於溫公通鑑者不可無也誠齋叙之於前節齋叙之於後發明盡矣節齋患嚴陵本字小且訛於是精加讐校易為大字刊版而家藏之凡四千五百面可謂天下之善本也頃年士學陋藝苑蕪此版

東之高閣者四十餘年又懼其爲勢  
家所奪也秘不示人一日節齋孫趙  
明安者過嘉禾謁學宮目擊余所爲  
若不懈者乃嘆曰吾有所託矣庶幾  
不負吾祖之用心矣始出所藏書版  
示余曰昔有雲間好事者出中統鈔  
三百定求市吾不忍售恐流散而不

能久其傳也若寘之嘉禾學宮償吾  
半值亦無憾矣余集學之士議之或  
曰此書幸矣然挾貴勢而覬覦者得  
無爲學校累乎或曰全是書以惠後  
學者厚德也挾貴勢而不償直者賢  
者不爲夫何懼議未決適御史宋公  
一齋僉憲鄧公善之按臨是邦良弼

白其事二公大喜曰有補文治其速  
 成之學宮方有助剏試闡之費力不  
 能如趙所需乃出中統鈔七十五定  
 償之趙亦不計也因書得板顛末于  
 節齋叙次後之官於學者庶幾知所  
 寶焉皆延祐六年歲在巳未三月望  
 日郡文學祿宣城陳良弼識

通鑑紀事本末序

初予與子袁子同為太學官子袁子  
 錄也予博士也志同志行同行言同  
 言也後一年子袁子分教嚴陵後一  
 年予出守臨漳相見於嚴陵相勞苦  
 相樂且相楸以學子袁子因出書一  
 編蓋通鑑之本末也予讀之大抵舉

事之成以後於其萌提事之微以先  
於其明其情匿而泄其故悉而約其  
作窅而櫛其究遐而邇其於治亂存  
亡蓋病之源醫之方也予每讀通鑑  
之書見事之肇於斯則惜其事之不  
竟於斯蓋事以年隔年以事析遭其  
初莫釋其終攬其終莫志其初如山

之峩如海之茫蓋編年繫日其體然  
也今讀子袁子此書如生乎其時親  
見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  
未旣而繼之以嘆且泣也嗟乎由周  
秦以來曰諸侯曰大盜曰女主曰外  
戚曰宦官曰權臣曰夷狄曰藩鎮國  
之病亦不一矣而其源不一哉蓋安

史之亂則林甫之爲也藩鎮之亂則  
令孜之爲也其源不一哉得其病之  
源則得其醫之方矣此書是也有國  
者不可以無此書前有姦而不察後  
有邪而不悟學者不可以無此書進  
有行而無徵退有蓄而無宗此書也  
其人通鑑之戶歟雖然觀人之病戚

人卑陋鬼瑣之論譬如白日出而魍魎  
消嚴霜降而蛇蝎逝雖其終無以自文  
而業無救於危亡之禍矣此編事舉其  
類各以部分國之大厝置犁然具在而  
廢興所繇其大較卒歸於此故不必旁  
觀互證而開卷瞭然誠一快也昔人謂  
讀通鑑而知溫公之相業學者於經世  
匡時之畧卽未可遽言而鐫磨攷練以

充其材必於是  
有藉焉在剗心以求之  
而已

萬曆丁未春日石渠書史瑯琊焦竑書

通鑑紀事本末正編目錄

通鑑紀事本末正編目錄

卷之一

三家分晉

秦并六國

秦并六國

卷之二

高帝滅楚

諸將之叛

匈奴和親

建安袁 樞機仲編輯

茅州蔣先庚震青較訂

通鑑紀事本末正編目錄

諸呂之變

南粵稱藩

七國之叛

梁孝王驕恣

卷之三

漢通西南夷

淮南謀反

漢通西域

武帝伐匈奴

武帝平兩越

武帝擊朝鮮

武帝惑神怪

巫蠱之禍

燕蓋謀逆

卷之四

霍光廢立

趙充國破羌

匈奴歸漢

恭顯用事

成帝淫荒

河決之患

卷之五



丁傳用事

董賢嬖倖

王莽篡漢

光武中興

卷之六

光武平赤眉

光武平漁陽

光武平齊

光武平隴蜀

楚王英之獄

馮后扣外家

竇氏專恣

西域歸附

卷之七

兩匈奴叛服

諸羌叛服

鮮卑寇邊

嬖倖廢丘

梁氏之變

卷之八

宦官亡漢

黨錮之禍董卓之亂

黃巾之亂

韓馬之叛

袁紹討公孫瓚

卷之九

曹氏篡漢

孫氏據江東

劉備據蜀

卷之十

吳蜀通好

諸葛亮出師五南中明

吳侵淮南

魏平遼東

明帝奢靡

司馬懿誅曹爽

吳易太子

諸葛怪寇淮南孫琳逆節附

卷之十一

魏滅蜀

淮南三叛

司馬氏篡魏

晉滅吳

羌胡之叛樹機能齊萬年

陳敏之叛

卷之十二

西晉之亂

賈氏

諸王

夷羯

卷之十三

劉淵據平陽

殺太弟又附

慕容據鄴

成李據蜀

張氏據涼

王敦平湘漢

石勒寇河朔

前趙平秦隴

石勒滅前趙

氏據饒池

卷之十四

祖逖北伐

三敦之亂

蘇峻之亂

燕討段遼

討宇文附

趙魏亂中原

冉閔滅石氏

卷之十五

江左經略中原

桓温伐燕

桓温滅蜀

桓溫廢立

符氏據長安 符堅篡立

符秦滅涼

符秦滅燕

卷之十六

慕容叛秦復燕 淝水之役 慕容滅西燕 姚萇滅秦

丁零叛燕

拓跋異魏

魏伐後燕 慕容德據廣固附

卷之十七

僞楚之亂

盧循之亂

譙縱之亂

呂光據姑臧

乞伏據金城

秃髮據廣武

蒙遜據張掖

秦滅後涼

卷之十八

馮跋滅後燕

蒙遜伐西涼

乞伏滅南涼

蒙遜伐西秦

劉裕滅南燕

劉裕滅後秦

赫連據朔方

魏滅北燕

魏滅夏

魏滅北凉

魏平仇池

卷之十九

劉裕篡晉

元魏寇宋

徐傳廢立

彭城王專政

宋文圖恢復

宗愛弒逆

太子劬弒逆

南郡王之叛

竟陵王之叛

卷之二十

廢帝之亂

宋明帝北伐

蕭道成篡宋

魏遷洛陽  
蕭鸞篡弒

卷之二十一

元魏寇齊

蕭衍篡齊

南北交兵

魏伐柔然

卷之二十二

肇忠月事

邪蠻寇西

梁魏爭淮堰

元叉幽后

六鎮之叛

元顥入洛

元魏之亂

卷之二十三

魏分東西

高氏篡東魏 北齊

宇文篡西魏

侯景之亂

卷之二十四

梁氏亂亡

西魏取蜀

蕭勃據嶺南

王琳奔齊 陳伐齊附

齊顯祖狂暴 常山王篡立附

安成王篡立 項

周成之叛

宇文護逆節

周伐齊 周齊爭宜陽附

吐谷渾盛

卷之二十五

周滅

楊堅篡周

始興王謀逆

隋滅陳

隋易太子

卷之二十六

突厥朝隋

隋討高麗

煬帝亡隋

高祖興唐

卷之二十七

唐平東都

李密 王世充

唐平河朔 竇建德

唐平隴右 薛舉

唐平河西 李軌

唐平河東 劉武周

唐平江陵 蕭統

唐平江淮 杜伏威 李子通 沈法祖

唐平山東 輔公祐 劉黑闥

卷之二十八

太宗平內難

太宗易太子

太宗平厥突

唐平鐵勒

唐平西突厥

太宗計龜茲

太宗平高昌

太宗平吐谷渾

卷之二十九

正觀君臣論治

唐平遼東

吐蕃請和

突厥叛唐

唐平奚契丹



卷之三十

武韋之禍

太平公主謀逆

卷之三十一

李林甫專政

姦臣聚斂

宇文融 劉釗

楊慎矜

韋堅

王儲

楊氏之寵

安史之亂

卷之三十二

劉展之叛

李輔國用事

張后

程元振附

僕固懷恩之叛

周智光附

元載專政

吐蕃入寇

代宗幸陝

兩稅之弊

裴延齡姦蠹

吐蕃叛盟

卷之三十三

潘鎮運兵

涇源之變

李懷光之叛附

卷之三十四

任文用事

憲宗平蜀

劉闢

憲宗平吳

李嵩

魏博歸朝

田弘正

憲宗討成德

王承宗

憲宗平淮蔡

吳元濟

德宗討吳少誠附

憲宗討淄青

李師道

河朔再叛

卷之三十五

南詔歸附

宦官弒逆

朋黨之禍

武宗平澤潞

劉蕡

裘甫寇浙東

卷之三十六

龐勛之亂

回鶻叛服

吐蕃衰亂

唐復河湟附

蠻導南詔入寇

李克用歸唐

卷之三十七

黃巢之亂

藩鎮之亂

楊行密據淮南

王建據蜀

卷之三十八

諸鎮相攻

朱溫取涵青

朱溫篡唐

崔胤之亂

郢王篡弒

李氏據鳳翔 岐蜀相攻附

卷之三十九

錢氏據吳越 董昌僭逆附

王氏據河中

劉氏據州

高氏據荆南

徐氏篡吳

卷之四十

馬氏據湖南

晉王滅燕

後唐滅梁

莊宗滅蜀

卷之四十一

鄴都之變 李紹琛之叛

安重誨專權

秦王之亂 兩王篡弒附

契丹入寇

孟知祥據蜀

石晉篡後唐

范陽之叛

范延光

楊光遠

卷之四十二

契丹滅晉

劉智遠復汴京

三叛連兵

郭威篡漢

劉晏據河東

世宗征淮南

通鑑紀事本末正編目錄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一

三家分晉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為諸

侯

臣光曰臣聞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何謂禮紀綱是也何謂分君臣是也何謂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夫以四海之廣兆民之眾受制於一人雖有絕倫之力高世之智莫敢不奔走而服役者豈非以禮為之綱紀哉是故天子統三公三公率諸侯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貴以臨賤賤以承貴上之使下猶心腹之運手足根本之制支葉下之事上猶手足之衛心腹支葉之

底本根然後能上下相保而國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職莫  
大於禮也文王序易以乾坤為首孔子繫之曰天尊地卑  
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言君臣之位猶天地之不  
可易也春秋抑諸侯尊周室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以  
是見聖人於君臣之際未嘗不惓惓也非有桀紂之暴湯  
武之仁人歸之天命之君臣之分當守節伏死而已矣是  
故以微子而代紂則成湯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吳則太伯  
血食矣然二子寧亡國而不為者誠以禮之大節不可亂  
也故曰禮莫大於分也夫禮辨貴賤序親疎裁羣物制庶  
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別之然後上下粲  
然有倫此禮之大經也名器既亡則禮安得獨存哉昔仲

史記周本紀云天子之於諸侯猶身之於四肢也天子之於諸侯猶心之於手足也故曰天子之於諸侯猶心之於手足也

叔于奚有功於衛辭邑而請敏繫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  
邑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則國家從之  
衛君待孔子而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為名不正則民無  
所措手足夫繁纓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細務也而孔  
子先之誠以名器既亂則上下無以相有故也夫事未有  
不生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  
人之識近故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  
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堅冰至書曰一  
日二日萬幾謂此類也故曰分莫大於名也嗚呼幽厲失  
德周道日衰綱紀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  
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

魯大夫季氏曰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齊秦之疆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

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懼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曹滕以齊秦之疆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逐君而自為然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并棄之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或者以

新宋七柱而後各陳其之於後

為當是之時周室微弱三晉彊盛雖欲勿許其可得乎是火不然夫三晉雖彊苟不顧天下之誅而犯義侵禮則不請於天子而自立矣不請於天子而自立則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禮義而征之今請於天子而天子許之是受天子之命而為諸侯也誰得而討之故三晉之列於諸侯非三晉之壞禮乃天子自壞之也嗚呼君臣之禮既壞矣則天下以智力相雄長遂使聖賢之後為諸侯者社稷無不泯絕生民之類糜滅幾盡豈不哀哉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後智果曰不如宵也瑤之賢於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鬚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慧則賢彊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

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若果立瑤也  
 智宗必滅弗聽智果別族於太史為輔氏趙簡子之子長  
 曰伯魯幼曰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三  
 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  
 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其言求其簡出諸袖中而  
 奏之於是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  
 陽請曰以為繭絲乎抑為保障乎保障不為保障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  
 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為少無以  
 晉陽為遠必以為歸及智宣子卒智襄子為政與韓康子  
 魏栢子宴於藍臺智伯戲康子而侮段規智國聞之諫曰  
 主不備難必至矣智伯曰難將由我我不為難誰敢與之

對曰不然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夫  
 君子能勤小物故無大患今主一宴而取人之君相又弗  
 備曰不敢興難無乃不可乎螭蟻蜂蠆皆能害人况君相  
 乎弗聽智伯請地於韓康子康子欲弗與段規曰智伯好  
 利而懷不與將伐我不如與之彼狃於得地必請於佗人  
 佗人不與必嚮之以兵然則我得免於患而待事之變矣  
 康子曰善使使者致萬家之邑於智伯智伯悅又求地於  
 魏栢子栢子欲弗與任章曰何故弗與栢子曰無故索地  
 故弗與任章曰無故索地諸大夫必懼吾與之地智伯必  
 驕彼驕而輕敵此懼而相親以相親之兵待輕敵之人智  
 氏之命必不長矣周書曰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

智伯被殺于空城其地提提  
質的受天

各事皆為防在執已未御者中亦有防  
右持牙備御以備車右是也持牙與  
自強為御也  
桓原三子肘足接蓋若為都邑也

必姑與之主不如與之以驕智伯然後可以擇交而圖智  
氏矣柰何獨以吾為智氏質乎栢子曰善復與之萬家之  
邑一智伯又求蔡皇狼之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智伯怒  
帥韓魏之甲以攻趙氏襄子將出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  
子近且城厚完襄子曰民罷力以完之又斃死以守之其  
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浚民之膏澤以實  
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主之所屬也尹鐸  
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三家以國人圍而灌之城  
不浸者三版沈竈產毒民無叛意智伯行水魏栢子御韓  
庚子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栢子肘康  
子康子履栢子之附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

陽也絺疵謂智伯曰韓魏必反矣知伯曰子何以知之絺  
疵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之兵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  
魏矣今約勝趙而三分其地城不沒者三版人馬相食城  
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如何明日智伯以  
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主  
疑於二家而懈於攻趙氏也不然夫二家豈不利朝夕分  
趙氏之田而欲為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  
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  
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悅絺疵請使  
於齊趙襄子使張孟談潛出見二子曰臣聞晉亡則齒寒  
今智伯帥韓魏而攻趙趙亡則韓魏為之次矣二子曰我

通鑑記事本末  
卷一  
五



心知其然也。玃事未遂而謀泄，則禍立至矣。張孟談曰：謀出二主之口，入臣之耳，何傷也？二子乃陰與張孟談約，爲之期日而遣之。襄子夜使人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之衆，遂殺智伯，盡滅智氏之族。唯輔果在。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彊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雲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給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鎔範，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彊。是故才德全盡，謂之聖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苟不得聖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爲善，小人挾才以爲惡。挾才以爲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爲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爲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姦，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爲害豈不多哉？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疎，是以察者多蔽於才而遺於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餘而德不足，以至於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爲國爲家者，苟能審於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後，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三家分智氏之田，趙襄子漆智伯之頭，以爲飢器。智伯之





一書曰正者少者有得之心者二書曰正也者有成其正則曰正也三書曰正也者有成其正則曰正也四書曰正也者有成其正則曰正也五書曰正也者有成其正則曰正也六書曰正也者有成其正則曰正也七書曰正也者有成其正則曰正也八書曰正也者有成其正則曰正也九書曰正也者有成其正則曰正也十書曰正也者有成其正則曰正也

而治者吏習而民安之衛鞅曰常人安於故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衛鞅為左庶長卒定變法之令令民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有軍功者各以率受上爵為私闢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僇乃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收祭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爵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民之不信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其門者予十金民以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

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下令行期年秦民之國都言新令之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秦國道不拾遺山無盜賊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闢鄉邑大治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民也盡遷之於邊其後民莫敢議令

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非民無以守國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隣善為國者不欺其民善為家者不欺其親不善者反之欺其隣國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

左傳曰晉欒穀梁曰而天而金而穀梁曰  
左傳曰晉欒穀梁曰而天而金而穀梁曰  
若夫秦人則猶望其可也

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下離心以至於敗所利不能藥其所

傷所獲不能補其所亡豈不哀哉昔齊桓公不背曹沫之

盟晉文公不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棄虞人之期秦孝公

不廢徙木之賞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尤稱刻薄又

處戰攻之世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

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韓懿侯薨子昭侯立

十一年秦敗韓師于西山

十四年秦孝公魏惠王會于杜平

十五年秦敗魏師于元里斬首七千級取少梁

十七年秦大良造衛鞅伐魏

十八年秦衛鞅圍魏固陽降之

秦孝公之編郡有房有列秦用眾  
活至指寸無別長如無房有君房也  
秦孝公也

十九年秦商鞅築其闕宮庭於咸陽徙都之令民父子兄

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并諸小鄉聚集為一縣縣置令丞凡

三十一縣廢井田開千畝平斗桶權衡丈尺趙成侯薨子肅侯立

二十一年秦商鞅更為賦稅法行之

二十六年王致伯于秦諸侯皆賀秦秦孝公使公子少宮

帥師會諸侯于逢澤以朝王

二十九年衛鞅言於秦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之有腹

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者安邑

與秦界河而獨擅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今

以君之賢聖國賴以盛而魏往年大破於齊諸侯畔之可

因此時伐魏魏不支秦必東徙然後秦據河山之固東鄉

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公從之使衛鞅將兵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禦之軍既相距衛鞅遣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卬以為然乃相與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襲虜公子卬因攻魏師大破之魏惠王恐使使獻河西之地於秦以和因去安邑徙都大梁乃嘆曰吾恨不用公叔之言秦封衛鞅商於十五邑號曰商君楚宣王王號了

成王商立

三十一年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之商君王之魏魏人不受復納之秦商君乃與其徒之商於發兵北擊鄭秦人攻商君殺之車裂以徇盡

滅其家

三十四年秦發韓拔宜陽

三十六年 初洛陽人蘓秦說秦王以兼天下之術秦王

不用其言蘓秦乃去說燕文公曰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

兵者以趙之為蔽其南也且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

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

之外計無過於此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為一則燕國

必無患矣文公從之資蘓秦軍馬以說趙肅侯曰當今之

時山東之建國莫彊於趙秦之所害亦莫如趙然而秦不

敢舉兵伐趙者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秦之攻韓魏也無有

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國都而止韓魏不能支秦必

秦欲攻燕自滎陽東至魏為楹以陶器送王  
那之書字九原行後至燕秦言戰於千  
里外

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中於趙矣臣以天下之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為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必破矣夫衡人者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秦成則其身富榮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以求割地故願大王熟計之也竊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為從親以畔秦令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通質結盟約曰秦攻一國五國各出銳師或撓秦或救之有不如約者五國共伐之諸侯從親以擯秦秦甲必不敢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肅侯大說厚待蘓秦尊寵賜資之以約於諸侯會秦使犀首伐魏大敗其師四萬餘人禽將龍賈取離陰且欲東兵

蘓秦恐秦兵至趙而敗從約念莫可使用的於秦者乃激怒張儀入之於秦張儀者魏人與蘓秦俱事鬼谷先生學縱橫之術蘓秦自以為不及也儀游諸侯無所遇困於楚蘓秦故召而辱之儀怒念諸侯獨秦能苦趙遂入秦蘓秦陰遣其舍人齎金幣資儀儀得見秦王秦王說之以為客卿舍人辭去曰蘓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激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蘓君之計謀也張儀曰嗟乎此在吾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蘓君明矣為吾謝蘓君蘓君之時儀何敢言於是蘓秦說韓宣惠王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利劍皆從韓出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

張儀也史記中可考張儀者魏人也其說與此同

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也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  
 茲効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  
 功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  
 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福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鄙  
 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後夫以大王之賢穰穰韓之兵而  
 有牛後之名臣竊謂大王羞之韓王從其言蘇秦說魏王  
 曰大王之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之數曾無  
 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輜輜殷殷若有  
 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之國不下楚今竊聞大王之卒武  
 士二十萬蒼頭二十萬奮擊二十萬廝徒十萬車六百乘  
 騎五千匹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願大王孰察之

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  
 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  
 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  
 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  
 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其富而實其民無不聞  
 雞走狗六博擲鞠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  
 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也兵出  
 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  
 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  
 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

而或曰新勝下有百字

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在大王之詔詔之魏王  
 聽之蘇秦說齊王曰齊四塞之國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  
 十萬粟如丘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進如鋒矢戰如雷霆  
 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渤海也臨菑  
 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不待發於遠縣而  
 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菑其富而實其民無不聞  
 雞走狗六博擲鞠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揮  
 汗成雨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也兵出  
 而相當不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  
 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已危亡隨其後是故韓  
 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



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道經乎亢父之險車不得方軌  
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雖欲深入則狼  
顧恐韓魏之議其後也是故秦自是後疑虛喝驕矜而不敢進則  
秦之不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柰齊何而欲西  
面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國  
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許之乃西南說楚  
威王曰楚天下之疆國也地方六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  
乘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秦之所害莫如楚楚  
疆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從  
親以孤秦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  
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故從親則

諸侯割地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  
遠矣大王何居焉楚王亦許之於是蘓秦為從約長并相

六國北報趙車騎輜重擬於王者

韓高門成昭侯  
魏子宣惠王立

齊威王薨子  
宣王辟疆立

燕文公薨  
子易王立

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以敗從約趙  
肅侯讓蘓秦蘓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蘓秦去趙而從約皆  
解趙人決河水以灌齊魏之師乃去魏以陰晉為和於  
秦寔華陰

三十九年秦伐魏圍焦曲沃魏入少梁河西地于秦

四十年秦伐魏度河取汾陰皮氏拔焦

楚威王薨子  
懷王槐立

四十二年秦公子華張儀帥師圍魏蒲陽取之張儀言於

秦王請以蒲陽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於秦魏因盡入上郡十五縣以謝焉儀歸而相秦

四十二年秦歸焦曲沃於魏 四十二年趙肅侯薨子武靈王立

四十四年夏四月戊午秦初稱王

四十五年秦張儀帥師伐魏取陝

四十六年秦張儀及齊楚之相會齧桑

四十七年秦張儀自齧桑還而免相相魏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効之魏王不聽秦王伐魏取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益甚

四十八年王崩子慎覲王定立 燕王立

周慎覲王二年秦伐韓取鄆 魏惠王薨子襄王立

三年楚趙魏韓燕同伐秦攻函谷關秦人出兵逐之五國之師皆敗走

四年秦敗韓師于修魚斬首八萬級虜其將鯁甲差于濁澤諸侯振恐齊大夫與蘓秦爭寵使人刺秦殺之張儀說

魏襄王曰梁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卒戍楚韓齊趙之境守亭障者不下十萬梁

之地勢固戰場也夫諸侯之約從盟洹水之上結為兄弟以相堅也今親兄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相殺傷而欲恃

反覆蘓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據卷衍酸棗劫衛取陽晉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

今在年身以事君身非我者矣故於  
夏之迷也謂之迷也謂之迷也

不北梁不北則從道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  
得也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魏主乃倍從約而因  
儀以請成于秦張儀歸復相秦

五年巴蜀相攻擊俱告急於秦秦惠王欲伐蜀以為道險

陘難至而韓又來侵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請伐蜀張儀曰

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攻新

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據九鼎周之郊據九鼎按國籍挾天子以令於天

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

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翟

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

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

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

而戎翟之長也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

羊得其地足以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

已服焉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

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也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

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

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

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將二國并力合謀以攻

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

此臣之所謂危也不如伐蜀惠王從錯計起兵伐蜀十月

取之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益

疆富厚輕諸侯

燕王噲以國讓其相子之

六年王崩子赧王延立

周赧王元年魏人叛秦秦人伐魏取曲沃而歸其人又敗

韓於岸門韓太子倉入質于秦以和

齊伐燕取子之噲之遂殺王噲

齊宣王薨子昏王地立

二年秦右更疾伐趙拔藺虜其將莊豹秦王欲伐齊患

齊楚之從親乃使張儀至楚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

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秦女得為大王

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為兄弟之國楚王說而許之

羣臣皆賀陳軫獨弔王怒曰寡人不興師而得六百里地

何弔也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

楚東其睦齊西接秦

齊秦合則患必至矣王曰有說乎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

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

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王非絕齊

交西生患於秦也兩國之兵必俱至為王計者不若陰合

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與吾地絕齊未晚也王曰願

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儀厚賜

之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至秦張儀佯墮車

不朝三月楚王聞之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

宋遺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事秦齊秦之

交合張儀乃朝見楚使者曰子何不受地從某至某廣袤

六里使者怒還報楚王楚王大怒欲發兵而攻秦陳軫曰

齊國地約於秦楚信不固故使宋遺借宋符以罵齊

軫可發口言乎攻之不如因賂以一名都與之拜兵而攻齊是我亡地於秦取償於齊也今王已絕於齊而責欺於秦是吾合秦齊之交而來天下之兵也國必大傷矣楚王不聽使屈匄帥師伐秦秦亦發兵使庶長章擊之

三年春秦師及楚戰於丹陽楚師大敗斬甲士八萬虜屈匄及列侯執珪七十餘人遂取漢中郡楚王悉發國內兵以復襲秦戰於藍田楚師大敗韓魏聞楚之困南襲楚至鄧楚人聞之乃引兵歸割兩城以請平于秦

燕人共立太子  
平是為昭王  
韓宣惠王薨  
子襄王舍立

四年秦惠王使人告楚懷王請以武關之外易黔中地楚王曰不願易地而得張儀而獻黔中地張儀聞之請行王

曰楚將甘心於子奈何行張儀曰秦彊楚弱大王在楚不宜敢取臣且臣善其嬖臣靳尚得事幸姬鄭袖袖之言王無不聽者遂往楚王囚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秦王甚愛張儀將以上庸六縣及美女贖之王重地尊秦秦女必貴而夫人斥矣於是鄭袖日夜泣於楚王曰臣各為其主耳今殺張儀秦必大怒妾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王乃赦張儀而厚禮之張儀因說楚王曰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不格明矣今王不事秦秦劫韓驅梁而攻楚則楚危矣秦西有巴蜀治船積粟浮岷江而下一日行三百餘里不至十日而距扞關扞關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

據有宜陽成子南大邑陽也山陵地

則非地絕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救在半歲之外夫待弱國之救忘疆秦之禍此臣所為大王患也大王誠能聽臣請令秦楚長為兄弟之國無相攻伐楚王已得張儀而重出黔中地乃許之張儀遂之韓說韓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國無一歲之食見卒不過二十萬秦被甲百餘萬山東之士被甲蒙冑而會戰秦人捐甲徒裊以趨敵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戰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鳥卵之上必無幸矣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塞成臯則王之國分矣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王之有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而攻楚以轉禍而悅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

許之張儀歸報秦王封以六邑號武信君復使東說齊王曰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救於三晉地廣民衆兵彊士勇雖有百秦將無柰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今秦楚嫁女娶婦為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效河外趙王入朝割河間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指博關臨菑即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齊王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大王收率天下以擯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救邑恐懼繕甲厲兵力田積粟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今以大王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守白馬之津秦雖僻遠然而心舍忿怒之日久矣

此時齊秦地于秦張儀與說  
從趙身

張儀自趙至秦借其氣勢而為身  
虛言以動燕耳

今秦有敕甲凋兵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  
之下願以甲子合戰正殷紂之事謹使使臣先聞左右今  
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東藩之臣齊獻魚鹽之地  
此斷趙之右肩也夫斷右肩而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  
欲毋危得乎今秦發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告齊使渡清  
河軍於邯鄲之東一軍軍成臯驅韓梁軍於河外一軍軍  
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臣竊為大  
王計莫如與秦王面相約而口相結常為兄弟之國也趙  
王許之張儀乃北之燕說燕王曰今趙王已入朝効涓  
以事秦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則易  
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齊趙之於秦猶郡縣也不

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長無齊趙之患矣燕王請獻  
常山之尾五城以和張儀歸報未至咸陽秦惠王薨子武  
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毀短之  
諸侯聞儀與秦王有隙皆畔衡復合從此時國勢利在合從而後張儀復衡  
者畏秦而播於儀以年  
五年張儀說秦武王曰為王計者東方有變然後王可以  
多割得地也臣聞齊王甚憎臣臣之所在必伐之臣願乞  
其不肖之身以之梁齊必伐梁齊梁交兵而不能相去王  
以其間伐韓入三川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王許之齊  
王果伐梁梁王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齊罷兵乃使其  
舍人之楚借使謂齊王曰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  
何故楚使者曰張儀之去秦也固與秦王謀矣欲齊梁和

攻而令秦取三川也今王果伐梁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以信儀於秦王也齊王乃解兵還張儀相魏一歲卒儀與蘇秦皆以縱橫之術遊諸侯致位富貴天下爭慕效之又有魏人公孫衍者號曰犀首亦以談說顯名其餘蘇代蘇厲周最樓緩之徒紛紛徧於天下務以辯詐相高不可勝紀而儀秦衍最著秦王魏王會於臨晉

六年秦初置丞相以樛里疾為右丞相

高後曰秦本以國命師之故置左右丞相無三公

七年秦魏會于應秦王使甘茂約魏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甘茂至魏令向壽還謂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王迎甘茂於息壤而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魯參同姓名者殺人

人告其母其母織自若也及三人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臣之賢不若魯參王之信臣又不如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樛里子公孫奭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弗聽也請與子盟乃盟於息壤秋甘茂庶長封帥師伐宜陽

八年甘茂攻宜陽五月而不拔樛里子公孫奭果爭之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以佐甘茂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公仲侈入謝於秦以



請平秦武王好以力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  
八月王與孟說舉鼎絕脉而薨孟說族孟說武王無子異母弟  
稷為質於燕國人逆而立之是為昭襄王

九年秦昭王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伐魏甘茂

言於王以武遂復歸之韓向壽向壽公孫奭爭之不能得由此

怨譖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亡去樗里子與魏講而罷兵

甘茂奔齊趙王使樓緩之秦楚王與齊韓合從

十年秦宣太后異父弟曰穰侯魏冉同父弟曰華陽君芊

戎王之同母弟曰高陵君涇陽君魏冉最賢自惠王武王

時任職用事武王薨諸弟爭立唯魏冉力能立昭王昭王

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是歲庶長壯及大臣諸公子謀

作亂魏冉誅之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悼武王后出歸于

魏王兄弟不善者魏冉皆滅之王少宣太后自治事任魏

冉為政威震秦國

十一年秦王楚王盟于黃棘秦復與楚上庸廣江句野楚上庸

十二年秦取魏蒲阪晉陽封陵又取韓武遂齊韓魏以

楚負其從親合兵伐楚楚王使太子橫為質於秦而請救

秦客卿通將兵救楚三國引兵去

十三年秦王魏王韓太子嬰會于臨晉韓太子至咸陽而

歸秦復與魏蒲阪秦大夫有私與楚太子聞者太子殺

之亡歸

十四年秦人取韓穰秦庶長奭會韓魏齊兵伐楚敗其

師於重丘殺其將唐昧遂取重丘

十五年秦涇陽君爲質於齊秦華陽君伐楚大破楚師斬首三萬殺其將景缺取楚襄城楚王恐使太子爲質於齊以請平秦樛里疾卒以趙人樓緩爲丞相

十六年五月趙武靈王傳國於少子何自號主父主父欲使子治國身胡服將士大夫西北略胡地將自雲中九原南襲咸陽於是詐自爲使者入秦欲以觀秦地形及秦王之爲人秦王不知已而怪其狀甚備非人臣之度使人逐之主父行已脫關矣審問之乃主父也秦人大驚齊王魏王會于韓秦人伐楚取八城秦王遺楚王書曰始寡人與王約爲弟兄盟於黃棘太子入質至驪也太子陵殺

寡人之重臣不謝而亡去寡人誠不勝怒使兵侵君王之邊今聞君王乃令太子質於齊以求平寡人與楚接境婚姻相親而今秦楚不驩則無以令諸侯寡人願與君王會武關面相約結盟而去寡人之願也楚王患之欲往恐見欺欲不往恐秦益怒昭睢曰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也有兵諸侯之心不可信也懷王之子子蘭勸王行王乃入秦秦王令一將軍詐爲王伏兵武關楚王至則閉關劫之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禮要以割巫黔中郡楚王欲盟秦王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彊要我以地因不復許秦人留之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割地而太子爲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

矣欲立王子之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宜乃詐赴於齊齊湣王召羣臣謀之或曰不若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齊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其人曰不然郢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王卒用其相計而歸楚太子楚人立之秦王聞孟嘗君之賢使涇陽君為質於齊以請孟嘗君來入秦秦王以為丞相

十七年或謂秦王曰孟嘗君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哉秦王乃以樓緩為相因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求解於秦王幸姬姬曰願君得狐白裘子嘗君有狐白裘已

獻之秦王無以應姬求客有善為狗盜者入秦藏中盜狐白裘以獻姬姬乃為之言於王而遣之王後悔使追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鷄鳴而出客時尚蚤追者將至客有善為鷄鳴者野雞聞之皆鳴孟嘗君乃得脫歸楚人告于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王矣秦王怒發兵出武關擊楚斬首五萬取十六城

十八年楚懷王亡歸秦人覺之遮楚道懷王從間道走趙趙主父在代趙人不敢受懷王將走魏秦人追及之以歸十九年楚懷王發病薨於秦秦人歸其喪楚人皆憐之如悲親戚諸侯由是不直秦齊韓魏趙宋同擊秦至鹽氏而還秦與韓武遂與魏封陵以和

魏襄王薨子昭王立

韓襄王薨子  
穰侯王外自立

二十年秦尉錯伐魏襄城 秦樓緩免相魏冉代之

二十一年秦敗魏師于解

二十二年韓公孫喜魏人伐秦穰侯薦左更白起於秦王

以代向壽將兵敗魏師韓師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級虜

公孫喜拔五城秦王以白起為國尉 秦王遣楚王書曰

楚倍秦秦且率諸侯伐楚願王之飭士卒得一樂戰楚王

患之乃復與秦和親

二十三年楚襄王迎婦于秦

臣光曰甚哉秦之無道也殺其父而劫其子楚之不諒也

忍其父而婚其讎嗚呼楚之君誠得其道臣誠得其人秦

雖疆焉得陵之哉善乎荀卿論之曰夫道善用之則百里

之地可以獨立不善用之則楚六千里而為讎人役故人

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 秦魏冉謝病

免以客卿燭壽為丞相

二十四年秦伐韓拔宛 秦燭壽免魏冉復為丞相封於

穰與陶謂之穰侯

二十五年魏入河東地四百里韓入武遂地二百里于秦

二十六年秦大良造白起客卿錯伐魏至軹取城大小共

十一

二十七年冬十月秦王稱西帝遣使立齊王為東帝欲約

與其伐趙燕代自燕來齊王曰秦使魏冉致帝子以為何

戰國時有國制有郡制而無日  
上世下曰尉官卷之二十一

如對曰願王受之而勿稱也秦稱之天下安之王乃稱之  
無後也秦稱之天下惡之王因勿稱以收天下此大資也  
且伐趙孰與伐桀宋利今王不如釋帝以收天下之望發  
 兵以伐桀宋舉則趙楚梁衛皆懼矣是我以名尊秦而  
 令天下憎之所謂以卑為尊也齊王從之稱帝二日而復  
 歸之十二月呂禮自齊入秦秦王亦去帝復稱王 秦攻  
 趙拔杜陽

二十八年秦攻魏拔新垣曲陽

二十九年秦司馬錯擊魏河內魏獻安邑以和秦出其入  
 歸之魏 秦敗韓師于夏山

三十年秦王會楚王于宛會趙王于中陽秦蒙武擊齊拔

九城燕昭王與樂毅謀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  
 大人眾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約趙及楚魏於是  
 使樂毅約趙別使使者連楚魏且令趙囑秦以伐齊之利  
 諸侯惡齊王之驕暴皆爭合謀與燕伐齊

三十一年燕王悉起兵以樂毅為上將軍秦尉斯離帥師

與三晉之師會之趙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并將秦魏

韓趙之兵以伐齊齊潛王悉國中之眾以拒之戰於濟西

齊師大敗 齊潛王出走楚淖齒 執之弑王於鼓里 秦王魏王韓王會于

京師

三十二年秦趙會于穰秦拔魏安城兵至大梁而還 趙

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欲之請易以十五城趙王欲勿與

畏秦疆欲與之恐見欺以問藺相如對曰秦以城求璧而王不許曲在我矣我與之璧而秦不與我城則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臣願奉璧而往使秦城不入臣請完璧而歸之趙王遣之相如至秦秦王無意償趙城相如乃以詐給秦王復取璧遣從者懷之間行歸趙而以身待命於秦秦王以為賢而弗誅禮而歸之趙王以相如為上大夫

夫

齊王子法章亡在莒齊王臣相與求之立以為齊王

三十三年秦伐趙拔兩城

三十四年秦伐趙拔石城

秦穰侯復為丞相 楚欲與

齊韓共伐秦因欲圖周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何不可圖武公

曰西周之地絕長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臊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訕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主居三代之傳器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三十五年秦白起敗趙軍斬首二萬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楚獻漢北及上庸地三十六年秦白起伐楚取鄢鄧西陵 秦王使使者告趙王願為好會於河外澠池趙王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

主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  
王訣曰王行度道理會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  
不還則請立太子以絕秦望王許之會于澠池王與趙王  
飲酒酣秦王請趙王鼓瑟趙王鼓之藺相如復請秦王擊  
缶秦王不肯相如以五步之內臣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  
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王不慄為一擊  
缶罷酒秦終不能有加於趙趙人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  
趙王歸國以藺相如為上卿 燕昭王薨太子惠王立  
二十七年秦大良造白起伐楚拔郢燒夷陵楚襄王兵散  
遂不復戰東北徙都於陳秦以郢置南郡封白起為武安  
君

三十八年秦武安君定巫黔中初置黔中郡

魏昭王薨太子安釐王立

三十九年秦武安君伐魏拔兩城

四十年秦相國穰侯伐魏韓暴為救魏穰侯大破之斬首

四萬暴為走開封魏納八城以和穰侯復伐魏走芒卯入

北宅遂圍大梁魏人割温以和

四十一年魏復與齊合從秦穰侯伐魏拔四城斬首四萬

四十二年趙人魏人伐韓華陽韓人告急於秦秦王弗救

韓相國謂陳筮曰事急矣願公雖病為不宿之行陳筮如

秦見穰侯穰侯曰事急于故使公來陳筮曰未急也穰侯

怒曰何也陳筮曰彼韓急則將變而他從以未急故復來

宋王楚舒曰：自古以來，未有使民樂而受其苦者。白曰：古者有田，勝其田，則其田有田，勝其田，則其田有田。此言其田之利，而不知其田之害也。此言其田之利，而不知其田之害也。

耳穰侯曰：請發兵矣。乃與武安君及客卿胡陽救韓八日，而至敗魏軍於華陽之下，走芒卯虜三將，斬首十三萬。武安君又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魏段干子請割南陽予秦，以和。穰侯代謂魏王曰：欲壘者，段干子也；欲地者，秦也。今王使欲地者制壘，欲壘者制地，魏地盡矣。夫以地事秦，猶抱薪救火，薪不盡，火不滅。王曰：是則然也。雖然，事始已行，不可更矣。對曰：夫博之所以貴，梟者便則食，不便則止。今何王之用智不如用梟也？魏王不聽。卒以南陽為和，寔修武。韓魏既服於秦，秦王將使武安君與韓魏伐之，未行而楚使者黃歇至，聞之，畏秦，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基是也。

言秦欲滅魏，魏則地連於秦，是謂之秦也。魏地連於秦，是謂之秦也。魏地連於秦，是謂之秦也。

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已來萬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聚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救。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眾，二年而後復之，又與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天下五合六聚，而不敢抹王之威亦難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緝攻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不足，六也。王若負入徒之眾，仗兵革之彊，乘毀魏之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



有後患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陵還為越王禽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斃臺之下今王如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為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援也隣國敵也今王信韓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死於秦者將十世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不亦過乎且攻楚將惡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讎之韓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

不借路於仇讎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以應王秦楚之兵御上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鍾湖陵碭蕭相故宋必盡齊人南面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為王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為一以臨韓韓必斂手而朝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為關內之侯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而魏亦關內侯矣王壹善楚而關內兩萬乘之主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

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痛而服矣王從之止武安君而謝韓魏使黃歇歸約親於楚

韓釐王薨子桓惠王立

四十三年楚以左徒黃歇侍太子完為質於秦 秦置南

陽郡秦魏楚共伐燕

燕惠王薨子武成王立

四十五年秦伐趙圍閼與趙王召廉頗樂乘而問之曰可救否皆曰道遠險阨難救問趙奢趙奢對曰道遠險阨譬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兵救之去邯鄲三十里而止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師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聞入

趙軍趙奢善食而遺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間卷甲而趨一日一夜而至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師聞之悉甲而往趙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進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陳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教許歷請刑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師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秦師秦師大敗解閼與而還趙王封奢為馬服君 穰侯言客卿竈於秦王使伐齊齊取剛壽以廣其陶邑初魏人范雎從中大夫須賈使於齊齊襄王聞其辯口私賜之金及牛酒

須賈以為睢以國陰事告齊也歸而告其相魏齊魏齊怒笞擊范睢折脅指齒睢佯死卷以箒置廁中使客醉者更溺之以懲後令無妄言者范睢謂守者曰能出我我必有厚謝守者乃請棄箒申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遂操范睢亡匿更名姓曰張祿秦謁者王稽使於魏范睢夜見王稽稽潛載與俱歸薦之於王王見之於離宮睢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睢謬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對曰唯唯如是者三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邪范睢曰非敢然也臣羈旅之臣也交踈於王而所願陳者皆

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效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且死者人之所必不免也苟可以少有補於秦而死此臣之所大願也獨恐臣死之後天下杜口裹足莫肯卿秦耳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今者寡人得見先生是天以寡人溷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事無大小上及太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睢拜王亦拜范睢曰以秦國之大士卒之勇以治諸侯譬若走韓盧而搏蹇兔也而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不忠而大王之計亦有所失也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左右多竊聽者范睢未敢言內先

言外事以觀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剛  
壽非計也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  
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  
齊之罷敝起兵而伐齊大破之齊幾於亡以其伐楚而肥  
韓魏也今王不如遠交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  
王之尺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若欲霸  
必親中國以爲天下樞以威楚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  
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附則韓魏因可虜也王曰善乃  
以范雎爲客卿與謀兵事

四十六年秦中更胡傷攻趙關與不拔

四十七年秦王用范雎之謀使五大夫縮伐魏拔懷

四十八年秦悼太子質於魏

四十九年秦拔魏邢丘范雎日益親用事因承間說王曰

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孟嘗君不聞有王聞秦有太后穰

侯不聞有王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謂

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

諱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爲此四

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

剖符於天下征敵伐國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相

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臣又聞之木實斂者

拔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

其主淖齒管齊射王股擢王筋懸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本

允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觀四貴之用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之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於臣縱酒弋獵其所授者妬賢疾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子孫也王以為然於是廢太后逐穰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以范雎為丞相封為應侯魏王使須賈聘於秦應侯敝衣間步而往見之須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乎留坐飲食取一綈袍贈之遂為須賈御而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怪其義不出問於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者吾相張君也須賈知

見欺乃膝行入謝罪應侯坐責讓之且曰爾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戀戀尚有故人之意耳乃大供具請諸侯賓客坐須賈於堂下置莖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須賈還以告魏齊魏齊奔趙匿於平原君家

趙惠文王魏子孝成王丹立

五十年秦宣太后薨九月穰侯出之陶

臣光曰穰侯援立昭王除其災害薦白起為將南取鄢郢東屬地於齊使天下諸侯稽首而事秦秦益疆大者穰侯之功也雖其專恣驕貪足以賈禍亦未至盡如范雎之言若睢者亦非能為秦忠謀直欲得穰侯之處故益其吭而奪之耳遂使秦王絕母子之義失舅甥之恩要之睢真傾

危之士哉秦王以子安國君爲太子 秦伐趙取三城趙  
王新立太后用事求救於齊齊人曰必以長安君爲質太  
后不可齊師不出大臣彊諫太后明謂左右曰復言長安  
君爲質者老婦必唾其面左師觸龍願見太后太后盛氣  
而胥之入左師公徐趨而坐自謝曰老臣病足不得見以  
矣竊自怨而恐太后體之有所苦也故願望見太后太后  
曰老婦恃輦而行曰食得毋衰乎曰恃粥耳太后不和之  
色稍解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胥祺最少不肖而臣哀竊憐  
愛之願得補黑衣之缺以備下宮昧死以聞太后曰諾年  
幾何矣對曰十五歲矣雖少願及未填溝壑而託之太后  
曰丈夫亦愛少子乎對曰甚矣婦人太后笑曰婦人異甚

曰曰老臣竊以爲媼之愛燕后甚於長安君太后曰君過  
矣不若長安君之甚左師公曰父母愛其子則爲之計深  
遠媼之送燕后也持其踵而泣念其遠也亦哀之矣曰行  
非不思也祭祀則祝之曰必勿使反豈非爲之計長久爲  
子孫相繼爲王也哉太后曰然左師公曰今三世以前至  
於趙王之子孫爲侯者其繼有在者乎曰無有曰此其近  
者禍及其身遠者及其子孫豈人主之子侯則不善哉位  
尊而無功奉厚而無勞而挾重器多也今媼尊長安君之  
位而封之以膏腴之地多與之重器而不及今令有功於  
國一旦山陵崩長安君何以自託於趙哉太后曰諾恣君  
之所使之於是爲長安君約車百乘質於齊齊師乃出秦

師退

齊襄王薨  
子建立

五十一年秦武安君伐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五十二年秦武安君伐韓取南陽攻太行道絕之楚項襄

王疾病黃歇言於應侯曰今楚王疾恐不起秦不如歸其

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是親與國而

得儲萬乘也不歸則咸陽布衣耳楚更立君必不事秦是

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計也應侯以告王王曰令太子

之傅先往問疾反而後圖之黃歇與太子謀曰秦之留太

子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存以利秦也而陽文太子

二人在中王若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

子不得奉宗廟矣不如言秦與傅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

之太子因變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為

子謝病度太子已遠乃自言於王曰楚太子已歸出遠矣

歇願賜死王怒欲聽之應侯曰歇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

太子立必用歇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王從之黃歇至

楚二月秋楚項襄王薨考烈王即位以黃歇為相封以淮

北地號曰春申君

五十三年楚人納州于秦以平武安君伐韓拔野王上黨

路絕上黨守馮亭與其民謀曰鄭道已絕秦兵口進韓不

能應不如以上黨歸趙趙受我秦必攻之趙被秦兵必親

韓韓趙為一則可以當秦矣乃遣使者告於趙曰韓不能

守上黨入之秦其吏民皆安為趙不樂為秦有城市邑千

七願再拜獻之大王趙王以告平原君豹對曰聖人甚禍  
無故之利王曰人樂吾德何謂無故對曰秦蠶食韓地中  
絕不令相通固自以爲坐而受上黨也韓氏所以不入於  
秦者欲嫁其禍於趙也秦服其勞而趙受其利雖彊大不  
能得之於弱小弱小固能得之於彊大乎豈得謂之非無  
故哉不如勿受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請受之王乃使平  
原君往受地以萬戶都三封其太守爲華陽君以千戶都  
三封其縣令爲侯吏民皆益爵三級馮亭垂涕不見使者  
曰吾不忍賣主地而食之也

五十五年秦左庶長王齮攻上黨拔之上黨民走趙趙廉  
頗軍於長平以按據上黨民王齮因伐趙趙軍戰敗不勝

亡一裨將四尉趙王與樓昌虞卿謀樓昌請發重使爲媾  
虞卿曰今制媾者在秦秦必欲破王之軍矣雖往請媾秦  
將不聽不如發使以重寶附楚魏楚魏受之則秦疑天下  
之合從媾乃可成也王不聽使鄭朱媾於秦秦受之王謂  
虞卿曰秦內鄭朱矣對曰王必不得媾而軍破矣何則天  
下之智戰勝者皆在秦矣夫鄭朱貴人也秦王應侯必顯  
重之以示天下天下見王之媾於秦必不救王秦知天下  
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矣旣而秦果顯鄭朱而不與趙  
媾秦數敗趙兵廉頗堅壁不出趙王以頗失亡多而更怯  
不戰怒數讓之應侯又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  
所畏獨畏馬服君之子趙括爲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



王遂以趙括代頗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王不聽初趙括自少時學兵法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爲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吾已決矣母因曰卽如有不獲

妾請無隨坐趙王許之秦王聞括已爲趙將乃陰使武安君爲上將軍而王齧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軍悉更約束易置軍吏出兵擊秦師武安君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括乘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之後又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武安君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自如河內發民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兵及糧食齊人楚人救趙趙人之食請粟于齊齊王弗許周子曰夫趙之於齊楚扞蔽也猶齒之有脣也脣亡則齒寒今日亡趙明日患及齊楚矣救趙之務宜若奉漏甕沃焦釜然且救趙高義也却

秦師顯名也義救亡國威却彊秦不務爲此而愛粟爲國計者過矣齊王弗聽九月趙軍食絕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急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趙括自出銳卒搏戰秦人射殺之趙師大敗卒四十萬人皆降武安君曰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五十六年十月武安君分軍爲三王齧攻趙武安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上黨地韓魏恐使蘓代厚幣說應侯曰武安君卽圍邯鄲乎曰然蘓代曰趙亡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

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應侯言於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大城以和正月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趙王將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雅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攻王王無救矣趙王計不定樓緩至趙趙王與之計之樓緩曰虞卿得

其一不得其二秦趙上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  
盟而乘弱矣今趙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慰秦之心  
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取分之趙且亡何秦之  
圖乎虞卿聞之復見曰危哉樓子之計是愈疑天下而何  
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與者非固  
勿與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  
讎也其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  
秦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  
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  
王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使  
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先在趙矣

緩聞之亡去趙王封虞卿以一城秦之始伐趙也魏王聞  
於諸大夫皆以爲秦伐趙於魏便孔武曰何謂也曰勝趙  
則吾因而服焉不勝趙則可承敝而擊之子順曰不然秦  
自孝公已來戰未嘗屈今又屬其良將何敝之承大夫曰  
縱其勝趙於我何損隣之羞國之福也子順曰秦貪暴之  
國也勝趙必復他求吾恐於時魏受其師也先人有言燕  
雀處屋子母相哺响响焉相樂也自以爲安矣竈突炎上  
棟宇將焚燕雀類不變不知禍之將及已也今子不悟趙  
破患將及已可以人而同於燕雀乎子順者孔子六世孫  
也子順相魏凡九月陳大計輒不用退而以病致仕人謂  
子順曰王不用子子其行乎荅曰行將何之山東之國將

并於秦秦爲不義義所不入遂寢於家新垣固請子順曰  
賢者所在必興化致治今子相魏未聞異政而即自退意  
者志不得乎何去之速也子順曰以無異政所以自退也  
且死病無良醫今秦有吞食天下之心以義事之固不獲  
安救亡不暇何化之興昔伊摯在夏呂望在商而二國不  
治豈伊呂之不欲哉勢不可也當今山東之國敝而不振  
三晉割地以求安二周折而入秦燕齊楚已屈服矣以此  
觀之不出二十年天下其盡爲秦乎 秦王欲爲應侯必  
報其仇聞魏齊在平原君所乃爲好言誘平原君至秦而  
執之遣使謂趙王曰不得齊首吾不出王弟於關魏齊窮  
抵虞卿虞卿棄相印與魏齊偕亡至魏欲因信陵君以走

楚信陵君意難見之魏齊怒自殺趙王卒取其自以與秦  
秦乃歸平原君九月五大夫王陵將兵復伐趙武安君病  
不任行

五十七年正月王陵攻邯鄲少利益發卒佐陵陵亡五校  
武安君病愈王欲使代之武安君曰邯鄲實未易攻也且  
諸侯之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久矣秦雖勝於長平士  
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絕河山而爭入國都趙應其內諸  
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  
君終辭疾不肯行乃以王齮代王陵趙王使平原君求救  
於楚平原君約其門下食客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  
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毛遂自薦於平原君平原君曰夫

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乃與之俱十九人相與目笑之平原君至楚與楚王言合從之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

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也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盤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以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至

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天下士矣遂以毛遂爲上客於是楚王使春申君將兵救趙魏王亦使將軍晉鄙將兵十萬救趙秦王使謂魏王曰吾攻趙日暮且下諸侯敢救之者吾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遣人止晉鄙留兵壁鄴名爲救趙實挾兩端又使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說趙王欲共尊秦爲帝以却其兵齊人魯仲連在邯鄲聞之往見新垣衍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卽肆然而爲帝於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不願爲之民也且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快然不悅曰先生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嬪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

子而好獻之於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彊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今秦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各有稱王之名奈何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卒就脯醢之地乎且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其天子之禮以號令於天下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嬪處梁之宮梁王安得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新垣衍起再拜曰吾乃今知先生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矣初魏公子無忌仁而下士致食客三千人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

監者公子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侯  
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座不讓公子執轡愈恭  
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  
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睥睨故父立與其客語微  
察公子公子色愈和乃謝客就車至公子家公子引侯生  
坐上坐偏贊賓客賓客皆驚及秦圍趙趙平原君之夫人  
公子無忌之姊也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公子曰  
勝所以自附於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能急人之困也今  
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縱公子輕勝棄之獨不憐公  
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救晉鄙令救趙及賓客辨士  
游說萬端王終不聽公子乃召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赴

以死於趙過夷門見侯生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  
能從公子去行數里心不快復還見侯生侯生笑曰臣固  
知公子之還也今公子無佗端而欲赴秦軍譬如肉投  
餒虎何功之有公子再拜問計侯羸拜曰吾聞晉鄙兵  
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力能竊之嘗聞公子爲如姬報  
其父仇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公子誠一開言則得虎  
符奪晉鄙之兵北救趙西却秦此五伯之功也公子如其  
言果得兵符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君令有所不受有如  
晉鄙合符而不授兵復請之則事危矣臣客朱亥其人力  
士可與俱晉鄙若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請朱  
亥與俱至鄴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吾擁十萬之

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得選兵八萬人將之而進王齧又圍邯鄲不拔諸侯來救戰數不利武安君聞之曰王不聽吾計今何如矣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武安君稱病篤不肯起

燕武成王薨  
子孝王立

五十八年十月免武安君爲士伍遷之陰密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病未行諸侯攻王齧齧數却使者日至王乃使人遣武安君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王與應侯書謀曰白起之遷意尚快快

有餘言王乃使使者賜之劍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魏公子無忌大破秦師於邯鄲下王齧解邯鄲圍走鄭安平爲趙所困將二萬人降趙應侯由是得罪五十九年秦將軍摎伐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伐趙取二十餘縣斬首虜九萬赧王恐倍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無得通陽城秦王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入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二萬秦受其獻歸赧王於周是歲赧王崩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河東守王稽坐與諸侯通棄市應侯日以不懌王臨朝而歎應侯請其故王曰今武安君死而鄭安平王稽等皆畔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應



侯懼不知所出燕客蔡澤聞之西入秦先使人宣言於應侯曰蔡澤天下雄辯之士彼見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怒使人召之蔡澤見應侯禮又倨應侯不快因讓之曰子宣言欲代我相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君獨不見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何足願與應侯謬曰何為不可此三子者義之至也忠之盡也君子有殺身以成名死無所恨蔡澤曰夫人立功豈不期於成全邪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次也名僂辱而身全者下也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闕天周公豈不亦忠且聖乎三子之可願孰與闕天周公哉應侯曰善蔡澤曰然則君

之主醇厚權故不倍功臣孰與孝公楚王越王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之功能孰與三子曰不若蔡澤曰然則君身不退患恐甚於三子矣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進退羸縮與時變化聖人之道也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危之應侯遂延以為上客因薦於王王召見與語大悅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免王新悅蔡澤計畫遂以為相國澤為相數月免 周民東亡秦人取其寶器遷西周公於愚狐之聚

燕孝王薨子喜立

五十三年摎伐魏取吳城韓王入朝魏舉國聽令五十六年秋王薨孝文王立以子楚為太子孝文王元年冬十月己亥王即位三日薨子楚立是為莊

襄王

莊襄王元年呂不韋為相國東周君與諸侯謀伐秦王使相國帥師討滅之遷東周君於陽人聚周既不祀周比亡凡有七邑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以河南洛陽十萬戶封相國不韋為文信侯蒙騫伐韓取成臯滎陽初置三川郡二年蒙騫伐趙定太原取榆次狼孟等三十七城三年王齮攻上黨諸城悉拔之祕置太原郡蒙騫帥師伐魏取高都汲魏師數敗魏王患之乃使人請信陵君於趙信陵君畏得罪不肯還誠門下曰有敢為魏使通者死賓客莫敢諫毛公薛公見信陵君曰公子所以重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魏急而公子不恤一旦秦人

克大梁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卒信陵君色變趣駕還魏魏王持信陵君而泣以為上將軍信陵君使人求援於諸侯諸侯聞信陵君復為魏將皆遣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國之師敗蒙騫於河外蒙騫遁走信陵君追至函谷關抑之而還安陵人縮高之子仕於秦秦使之守管信陵君攻之不下使人謂安陵君曰君其遣縮高吾將仕之以五大夫使為執節尉安陵君曰安陵小國也不能必使其民使者自往請之使吏道使者至縮高之所使者致信陵君之命縮高曰君之幸高也將使高政管也夫父攻子守人之笑也見臣而下是倍主也父教子倍亦非君之所喜敢再拜辭使者以報信陵君信陵君大怒

遣使之安陵君所曰安陵之地亦猶魏也今吾攻管而不  
下則秦兵及我社稷必危矣願君生東縮高而致之若君  
弗致無息將發十萬之師以造安陵之城下安陵君曰吾  
先君成侯受詔襄王以守此城也手受太府之憲憲之上  
篇曰子弑父臣弑君有常不赦國雖大赦降城亡子不得  
與焉今縮高辭大位以全父子之義而君曰必生致之是  
使我負襄王之詔而廢太府之憲也雖死終不敢行縮高  
聞之曰信陵君為人悍猛而自用此辭反必為國禍吾已  
全已無違人臣之義矣豈可使吾君有魏患乎乃之使者  
之舍劓刺而死 五月丙午王薨太子政立生十三年矣  
國事皆委於文信侯號稱仲父

始皇帝元年韓欲疲秦人使無東伐乃使水工鄭國為間  
於秦鑿涇水自仲山為渠竝北山東注洛中作而覺秦人  
欲殺之鄭國曰臣為韓延數年之命然渠成亦秦萬世之  
利也乃使卒為之注填闕之水溉舄鹵之地四萬餘頃收  
皆畝一鍾關中由是益富饒 二年趙孝成王薨子韓襄王立  
三年蒙驁伐韓取十二城

四年春蒙驁伐魏取暘有詭三月軍罷 秦質子歸自趙  
趙太子出歸國 魏安釐王薨子景湣王立

五年蒙驁伐魏取酸棗燕虛長平雍丘山陽等二十城初  
置東郡

六年楚趙魏韓衛合從以伐秦楚王為從長春申君用事

取壽陵至函谷秦師出五國之師皆敗走楚王以咎春申君春申君以此益疎觀津人朱英謂春申君曰人皆以楚為疆君用之而弱矣於英不然先君時秦善楚二十年而不攻楚何也秦踰黽阨之塞而攻楚不便假道於兩周背韓魏而攻楚不可今則不然魏旦暮亡不能愛許鄆陵魏割以與秦秦兵去陳百六十里臣之所觀者見秦楚之日聞也楚於是去陳徙壽春命曰郢春申君就封於吳行相事秦拔魏朝歌及衛濮陽衛元君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

七年代魏取汲

蒙鰲卒

八年韓桓惠王薨子立

九年代魏取垣蒲

楊端和代魏取衍氏

十年文信侯免相出就國宗室大臣議曰諸侯人來仕者皆為其主遊聞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逐客客卿楚人李斯亦在逐中行且上書曰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散六國之從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彊公室杜私門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夫色樂珠玉不產於秦而王服御者眾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臣聞太山不辭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眾庶故能

通鑑紀事本末 卷一  
明其德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王乃召李斯復其官除逐客之令李斯至驪邑而還王卒用李斯之謀陰遣辯士齎金玉遊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然後使良將隨其後數年之中卒兼天下

十一年趙人伐燕取狸陽兵未罷將軍王剪相齧楊端和伐趙攻鄴取九城王剪攻閼與掠陽相齧取鄴安陽

趙悼襄王葬于幽繆王遷立

十二年發四郡兵助魏伐楚

十三年相齧伐趙敗趙將扈輒於平陽斬首十萬殺扈輒

趙王以李牧為大將軍復戰於宜安肥下秦師敗績相齧奔還

十四年相齧伐趙取宜安平陽武城 韓王納地効璽請

為藩臣使韓非來聘非因上書說王曰今秦地方數千里

師名百萬號令賞罰天下不如臣昧死願望見大王言所

以破天下從之計大王誠聽臣說一舉而天下之從不破

趙不舉韓不亡荆魏不臣齊燕不親霸王之名不成四隣

諸侯不朝大王斬臣以徇國以戒為王謀不忠者也王悅

之未任用李斯嫉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拜諸侯

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又留而歸之此自

遺患也不如以法誅之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

非藥令早自殺韓非欲白陳不得見王後悔使赦之非已死矣

臣光曰臣聞君子親其親以及人之親愛其國以及人之國是以功大名美而享有百福也今非爲秦畫謀而首欲覆其宗國以售其言罪固不容死矣

十五年王大興師伐趙一軍抵太原取狼孟番吾遇李牧而還初燕太子丹嘗質於趙與王善王卽位丹爲質於秦主不禮焉丹怒亡歸

十六年韓獻南陽地九月發卒受地於韓魏人獻地

十七年內史勝滅韓虜韓土安以其地置潁川郡

十八年王剪將上地兵下井陘端和將河內兵共伐趙趙

李牧司馬尚禦之秦人多與趙王嬖臣鄒開金使毀牧及尚言其欲反趙王使趙葱及齊將顏聚代之李牧不受命趙人捕而殺之廢司馬尚

十九年王翦擊趙軍大破之殺趙葱顏聚亡遂克邯鄲虜

趙王遷上如邯鄲故與母家有仇怨者皆殺之還從太原

上郡歸王翦屯中山以臨燕趙公子嘉帥其宗數百人

犇代自立爲代王趙之將大夫稍稍歸之與合兵軍上

谷燕太子丹怨王欲報之以問其傅鞠武鞠武請西約

三晉南連齊楚北媾匈奴以圖秦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

彌久令人心惛然恐不能須也頃之將軍樊於期得罪囚

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

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死之蹊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太子曰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以求安造禍以爲福討淺而怨深結連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太子不聽太子聞衛人荆軻之賢卑辭厚禮而請見之謂軻曰今秦已虜韓王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趙不能支秦則禍必至於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何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卽不可因而刺殺之彼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

得合從其破秦必矣唯荆卿留意焉荆卿許之於是金荆卿於上舍太子日造門下所以奉養荆卿無所不至及王剪滅趙太子聞之懼欲遣荆軻行荆軻曰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也荆軻乃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太息流涕曰計將安出荆卿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抵其胸右手提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樊於期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遂自刎太子聞之奔往伏也然已無奈何遂

以函盛其首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使工以藥焯之以  
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遣荆軻以燕勇士秦  
舞陽爲之副使入秦

楚幽王薨國人立其弟郝三  
月郝庶兄負芻殺之自立

魏景濬王薨  
于假立

二十年荆軻至咸陽因王寵臣蒙嘉卑辭以求見王大喜  
朝服設九賓而見之荆軻奉圖以進於王圖窮而匕首見  
因把王袖而搵之未至身王驚起袖絕荆軻逐王王環柱  
而走群臣皆懼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群臣皆殿上  
者不得操尺寸之兵左右以手共搏之且曰王負劍負劍  
王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匕首擲王中銅  
柱自知事不就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

契以報太子也遂體解荆軻以徇王於是大怒益發兵詰  
趙就王剪以伐燕與燕師戰於易水之西大破之

二十一年冬十月王剪拔燕王及太子率其精兵東保

遼東李信急追之代王嘉遺燕王書令殺太子丹以獻丹

匿衍水中燕王使使斬丹欲以獻王王復進兵攻之王

責伐楚取千餘城王問於將軍李信曰吾欲取荆於將軍

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王以問王剪王

剪曰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遂使李

信蒙恬將二十萬人伐楚王剪因謝病歸頻陽

二十二年王賁伐魏引河溝以灌大梁三月城壞魏王假

降殺之遂滅魏王使人謂安陵君曰寡人欲以五百里地

自益已耳



秦列郡有守有尉有監有丞漢制行軍自有都尉

易安陵安陵君曰大王加惠以大易小甚幸雖然臣受地於魏之先王願終守之弗敢易王義而許之 李信攻平輿蒙恬攻寢大破楚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楚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敗李信入兩壁殺七都尉李信犇還王聞之大怒自至頻陽謝王剪曰寡人不用將軍謀李信果辱秦軍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剪謝病不能將王曰已矣勿復言王剪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王曰唯聽將軍計耳於是王剪將六十萬人伐楚王送至濁上又入平輿其後東來二十三年王剪取陳以南至平輿楚人聞王剪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禦之王剪擊破之數挑戰終不

日延者任名按詎也... 按詎即詎也

出王剪曰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剪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王剪曰可用矣楚既不得戰乃引而東王剪追之令壯士擊大破楚師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楚師遂敗走王剪因乘勝略定城邑

二十四年王剪蒙武虜楚王負芻以其地置楚郡

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攻遼東虜燕王喜

臣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挑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夫為國家者任官以才立政以禮懷民以仁交隣以信是以官得其人政得其節百姓懷其德四隣親

其義夫如是則國家安如磐石熾如焱火觸之者碎犯之者焦雖有疆暴之國尚何足畏哉丹釋此不為顧以萬乘之國決匹夫之怒逞盜賊之謀功贖身俛社稷為墟不亦悲哉夫其膝行蒲伏非恭也復言重諾非信也糜金散玉非惠也刎首決腹非勇也要之謀不遠而動不義其楚白公勝之流乎荆軻懷其秦養之私不顧七族欲以尺八匕首彊燕而弱秦不亦愚乎故楊子論之以要<sub>言為要</sub>為<sub>言為要</sub>殊<sub>言為要</sub>整之<sub>言為要</sub>靡<sub>言為要</sub>政為壯士之靡荆軻為刺客之靡皆不可謂之義又曰荆軻君子盜諸善哉王賁攻代虜代王嘉王剪悉定荆江南地降百越之君置會稽郡初齊君王后賢事秦諱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二晉燕楚五國

各自救以故齊王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及君王后且死戒王建曰羣臣之可用者某王曰請書之君王后曰善王取筆牘受言君王后曰老婦已忘矣君王后死后勝相齊多受秦秦<sub>言</sub>金<sub>言</sub>賓<sub>言</sub>客<sub>言</sub>入秦秦又多與金客皆為反間勸王朝秦不修攻戰之備不助五國攻秦秦以故得滅五國齊王將入朝雍門司馬前曰所為立王者為社稷耶為王耶王曰為社稷司馬曰為社稷立王王何以去社稷而入秦齊王還車而反即墨大夫聞之見齊王曰齊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夫三晉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甄之間者百數王收而與之百萬人之眾使收三晉之故地即臨晉之關可以入矣鄢郢大夫不欲為秦而在城南下者百數王收

而與之百萬之師使收楚故地即武關可以入矣如此則齊威可立秦國可亡豈特保其國家而已哉齊王不聽

二十六年王賁自燕南攻齊猝入臨淄民莫敢格者秦使人誘齊王約封以五百里之地齊王遂降秦遷之共處之

松栢之間餓而死齊人怨王建不早與諸侯合從聽姦人賓客以亡其國歌之曰松栢栢即佳建共者客即疾建用

客之不詳也

臣光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利也昔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響魯多以相樂

會盟以相結者無它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鼎使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彊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三晉者

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形勢相資表裏相依故以三晉而攻齊楚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自撤

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愛我而不攻豈不悖哉

秦桀亡秦

秦始皇帝二十六年 王初并天下自以為德兼三皇功

過五帝乃更號曰皇帝命為制令為詔自稱曰朕追尊莊

襄王為太上皇制曰死而以行為謚則是子議父臣議君也其無謂自今以來除謚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

世三世至於萬世傳之無窮

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地至雞頭山過回中焉作信宮

南道房美賦 李也心白 蘇維福也 街老

孔道曰儒之修也 恭也 能其 能服 人當有 德也 以先之 道 能 源 且 身

神曰至祠 齊濟水 曰 進 主 祠 太 山 澤 文 三 曰 至 祠 太 山 曰 澤 主 祠 三 曰 昔 功 主 祠 之 曰 六 曰 月 山 祠 三 曰 山 曰 日 主 祠 成 山 曰 四 曰 主 祠 張 耶

渭南已更命曰極廟自極廟道通驪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自咸陽屬之治馳道於天下

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立石頌功業於是召

集魯儒生七十人至泰山下議封禪諸儒或曰古者封禪

為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因藉議各乖

異始皇以其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太山

陽至顛立石頌德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太祝之

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記也於是始皇

遂東游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始皇南登琅邪大

樂之留三月作琅邪臺立石頌德明得意初燕人宋無忌

美曰子高之徒稱有僊道能化之術燕齊迂怪之士

皆爭傳習之自齊威王宣王燕昭王皆信其言使人入海

求蓬萊方丈瀛洲云此三神山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

至則風引船去嘗有至者諸仙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及

始皇至海上諸方士齊人徐市等爭上書言之請得齋戒

與童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之

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望見之焉始皇還過彭

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乃西

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能渡

上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葬此始皇

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遂自南郡由武

關歸初韓人張良其父祖以上五世相韓及韓亡良散



欲有學法令以吏為師制曰可

三十五年使蒙恬除直道道九原抵雲陽塹山堙谷千八  
百里數年不就。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之宮廷小乃  
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  
北五十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  
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複道自阿房渡  
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隱宮徒刑者  
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或作驪山發北山石棹寫蜀  
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餘於外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  
上狗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  
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方中人主特為微行以辟

天官省曰天極後天星宿皆依此宮曰宮  
道其為天極宮室百生天子之宮也

則此宮身亦謂之殿也其宮中亦曰殿  
則此宮身亦謂之殿也其宮中亦曰殿

惡鬼惡鬼辟真人至願上所居宮毋令人知然後不死之

藥始可得也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不稱朕乃今咸

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

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

皇幸梁山宮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以告丞

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捕

時在旁者盡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羣臣受決事者

悉於咸陽宮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因亡去始皇聞之

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謗我諸生在咸陽

者吾使人廉問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

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

秦史御史掌詩書禮治大獄御史  
大夫

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郡

三十六年有隕石于東郡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始皇使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燔其石

三十七年冬十月癸丑始皇出遊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始皇二十餘子少子胡亥最愛請從上許之始皇西

至平原津而病乃令中車府令行符璽事趙高為書賜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在趙高所未付使者秋七

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臺丞相斯為上崩在外恐諸公子及天下有變乃秘之不發喪棺載輜車中故幸宦者

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輒從車中司其奏事

獨胡亥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之初始始皇尊寵蒙氏信任之蒙恬任外將蒙毅常居中參謀議名為忠信故雖諸

將相莫敢與之爭趙高者生而隱宮始皇聞其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使教胡亥決獄胡亥幸之趙高有

罪始皇使蒙毅治之毅當高法應死始皇以高敏於事故赦之復其官趙高既雅得幸於胡亥又怨蒙氏乃說胡亥請

詐以始皇命誅扶蘇而立胡亥為太子胡亥然其計趙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乃見丞相斯曰上賜長子書

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材

能謀慮功高無怨長子信之此五者皆孰與蒙恬斯曰不及也高曰然則長子卽位必用蒙恬爲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鄉里明矣胡亥慈仁篤厚可以爲嗣願君審計而定之丞相斯以爲然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立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扶蘇數以不能關地立功士卒多耗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日夜怨望不得罷歸爲太子將軍恬不矯正知其謀皆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扶蘇發書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大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爲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卽自殺安知其非詐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謂蒙恬曰父賜子死尚安復請卽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以屬吏

繫諸陽周更置李斯舍人爲護軍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卽欲釋蒙恬會蒙毅爲始皇出禱山川還至趙高言於胡亥曰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毅諫以爲不可不若誅之乃繫諸代遂從井陘抵九原會暑輜車臭乃詔從官令車載一石鮑魚以亂之從直道至咸陽發喪太子胡亥襲位二世欲誅蒙恬兄弟二世兄子子嬰諫曰趙王遷殺李牧而用顏聚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卒皆亡國蒙氏秦之大臣謀士也而陛下欲一旦棄去之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羣臣不相信而外使鬪士之意離也二世弗聽遂殺蒙毅及內使恬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



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帝也乃吞藥自殺

二世元年春二世東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還夏四月二世至咸陽謂趙高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高曰此賢王之所能行而皆亂主之所禁也雖然有所未可臣請言之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

為之奈何趙高曰陛下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滅大臣及宗室然後收舉遺民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務益刻深大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鞠治之於是公子十二人僂死咸陽市十公主僂死於杜財物入於縣官相連逮者不可勝數公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宿禱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

漢高祖太子劉盈嘗以此事官於高

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吾無  
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公子高欲犇恐  
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  
之衣臣得賜之中厩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  
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孝不忠者無名以立於世臣  
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二世大說召  
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  
何變之得謀二世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復作阿房宮盡  
徵材士五萬人為屯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  
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芻藁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二  
百里內不得食其穀

秋七月陽城人陳勝陽夏人吳

陳勝陽夏人也秦時後陳  
者居閻左今在後凡在閻左是秦人也  
白凡居以富強必尤貧弱力在秦後後  
富者故於秦取之弱也

廣起兵於斬是時發閻左戍漁阻以九百人屯大澤鄉陳勝  
吳廣皆為屯長會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斬  
陳勝吳廣因天下之愁怨乃殺將尉召令徒屬曰公等皆  
失期當斬假令毋斬而戍死者固什六七且壯士不死則  
已死則舉大名耳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眾皆從之乃詐稱  
公子扶蘇項燕為壇而盟稱大楚陳勝自立為將軍吳廣  
為都尉攻大澤鄉拔之收而攻斬斬下乃令符離人葛嬰  
將兵徇斬以東攻鉅野苦柘譙皆下之行收兵比至陳車  
六七百乘騎千餘卒數萬人攻陳乃入據陳 初大梁  
人張耳陳餘相與為刎頸交秦滅魏聞二人魏之名士重  
賞購求之張耳陳餘乃變名姓俱之陳陳涉既六陳張耳

陳餘詣門上謁陳涉素聞其賢大喜陳中豪桀文老請立涉為楚王涉以問張耳陳餘耳餘對曰秦為無道滅人社稷暴虐百姓將軍出萬死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怨也陳涉不聽遂自立為王號張楚當是時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以應涉謁者使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對曰君盜鼠竊狗偷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也上悅陳王以吳叔為假王監諸將以西擊

滎陽張耳陳餘復說陳王請奇兵共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為將軍邵騷為護軍以張耳陳餘為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狗趙陳王又令汝陰人鄧宗狗九江郡當此時楚兵數千人為聚者不可勝數葛嬰至東城立襄彊為楚王聞陳王已立因殺襄彊還報陳王誅殺葛嬰陳王令魏人周市北狗魏地以上蔡人房君蔡賜為上柱國陳王聞周文陳之賢人也習兵乃與之將軍即使西擊秦武臣等從白馬度河至諸縣說其豪桀豪桀皆應之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臣為武信君下楚十餘城餘皆城守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蒯徹說武信君曰足下必將戰勝而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為過矣誠聽臣之

師古曰及者不問為否長尺三寸則微也  
有急則及言到也此亦急也

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  
君曰何謂也徹曰范陽令徐公畏死而貪欲先天下降君  
若以為秦所置吏誅殺如前干城則邊地之城皆為金城  
湯池不可攻也君若齎臣侯印以授范陽令使乘朱輪華  
轂驅馳燕趙之郊即燕趙城可毋戰而降矣武信君曰善  
以車百乘騎三百侯印迎徐公燕趙聞之不戰而城下者  
三十餘城陳王既遣周章以秦政之亂有輕秦之意不復  
設備博士孔鮒諫曰臣聞兵法不恃敵之不我攻恃吾不  
可攻今王恃敵而不自恃若跌而不振悔之無及也陳王  
曰寡人之軍先生無累焉周文行收兵至關車千乘卒數  
十萬至戲軍焉二世乃大驚與君臣謀曰奈何少府章卿

曰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驪山徒多請赦之授兵  
以擊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却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悉  
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張耳陳餘至邯鄲聞周章却  
又聞諸將為陳王狗地還者多以讒毀得罪誅乃說武信  
君今自王八月武信君自立為趙王以陳餘為大將軍張  
耳為右丞相邵騷為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  
族武信君等家而發兵擊趙桂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  
武信君等家此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  
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信君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  
為成都君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趙  
王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以滅秦必加兵於趙

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  
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不勝秦必重趙趙乘秦楚  
之敝可以得志於天下趙王以爲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  
略燕李良略常山張歷略上黨 九月沛人劉邦起兵  
於沛下相人項梁起兵於吳狄人田儵起兵於齊劉邦字  
季初爲泗上亭長爲縣送徒驪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  
亡之到豐西澤中亭止飲夜乃解縱所送徒曰公等皆去  
吾亦從此逝矣徒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劉季亡匿於芒  
碭山澤巖石之間數有奇怪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者及  
陳涉起沛令欲以沛應之掾主吏蕭何曹參曰君爲秦吏  
今欲背之率沛子弟恐不聽願君召諸亡在外者可得數

百人因劫衆衆不敢不聽乃令樊噲召劉季劉季之衆已  
數十百人矣沛公後悔恐其有變乃閉城城守欲誅蕭曹  
蕭曹恐踰城保劉季劉季乃書帛射城上遺沛父老爲陳  
利害父老乃率子弟共殺沛令開門迎劉季立以爲沛公  
蕭曹等爲收沛子弟得二三千人以應諸侯 項梁者楚  
將項燕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中吳中賢士大夫  
皆出其下會稽守殷通聞陳涉起欲發兵以應涉使項梁  
及相楚將是時相楚亡在澤中梁曰相楚亡人莫知其處  
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梁復入與守坐曰請  
召籍使受命召相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問籍曰可  
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

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  
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  
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為會稽宋籍為裨將徇下縣籍是  
時年二十四田儋者故齊王族也儋從弟榮榮弟橫皆  
豪健宗彊能得人周市徇地至狄狄城守田儋佯為縛其  
奴從少年之廷欲謁殺奴見狄令因擊殺令而召豪吏子  
弟曰諸侯皆反秦自立齊古之建國也儋田氏當王遂自  
立為齊王發兵以擊周市周市軍還去田儋率兵東略定  
齊地韓廣將兵北徇燕燕地豪桀欲共立廣為燕王韓廣  
乃自立為燕王周市自狄還至魏地欲立故魏公子寧  
陵君咎為王咎在陳不得之魏魏地已定諸侯背欲立周

市為魏王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今天下共畔秦其義  
必立魏王後乃可諸侯固請立市市終辭不受迎魏咎於  
陳五反陳王乃遣之立咎為魏王市為魏相

二年冬十月泗川監平將兵圍沛公於豐沛公出與戰破  
之令雍齒守豐十一月沛公引兵之薛泗川守壯兵敗於  
薛走至戚沛公左司馬得殺之周章出關止屯曹陽二  
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滎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  
自刎軍遂不戰吳叔圍滎陽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叔弗  
能下楚將軍田臧等相與謀曰周章軍已破矣秦兵日暮  
至我圍滎陽城弗能下秦兵至必大敗不如少遺兵守滎  
陽悉精兵迎秦軍今假王驕不知兵權不足與計事恐敗

秦將章邯圍魏文侯時  
沛公守豐沛公守豐

秦將章邯圍魏文侯時  
沛公守豐沛公守豐

秦以丞相尉史李斯為三公

因相與矯王令以誅吳叔獻其首於陳王陳王使使賜田  
臧楚令尹印使為上將田臧乃使諸將李歸等守滎陽自  
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與戰田臧死軍破章邯進兵擊  
李歸等滎陽下破之李歸等死陽城人鄧說將兵居郟章  
邯別將擊破之鉅人伍逢將兵居許章邯擊破之兩軍皆  
散走陳陳王誅鄧說 二世數誚讓李斯居三公位如  
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以  
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故申子曰有天  
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  
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  
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

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  
何足貴哉故明主能行督責之術以獨斷於上則權不在  
臣下然後能滅仁義之塗絕諫說之辯犖然行恣睢之心  
而莫之敢逆如此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二世  
說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殺人眾者為忠臣  
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秦民益駭懼思亂  
趙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邑  
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為二世書以招良良得書未  
信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飲從百餘騎良  
望見以為王伏謁道旁王姊醉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  
良素貴起持笏而起慙其從官從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

且趙王素出將軍下今女兒乃不為將軍下車請追殺之  
李良已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因  
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趙王邵騷趙人多為張耳  
陳餘耳目者以故二人獨得脫 陳人秦嘉符離人朱雞  
石等起兵圍東海守於郟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  
佐章邯擊盜章邯已破伍逢擊陳柱國房君殺之又進擊  
陳西張賀軍陳王出監戰張賀死臘月陳王之汝陰還至  
下城父其御莊賈殺陳王以降 趙張耳陳餘收其散兵  
得數萬人擊李良良敗走歸章邯客有說耳餘曰兩君羈  
旅而欲附趙難可獨立立其後輔以誼可就攻乃求得趙  
歇春正月耳餘立歇為趙王居信都 東陽甯君秦嘉聞

陳王軍敗廼立景駒為楚王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坐  
法黥以刑徒論輸驪山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  
長豪桀交通廼率其曹耦亡之江中為羣盜番陽令吳芮  
甚得江湖間心號曰番君布往見之其眾已數千人番君  
乃以女妻之使將其兵擊秦 楚王景駒在留沛公往從  
之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欲往從景駒道遇沛公遂屬焉  
沛公拜良為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  
用其策良為佗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不  
去沛公與良俱見景駒欲請兵以攻豐時章邯司馬古天子將  
兵北定楚地屠相至碭東陽甯君沛公引兵西與戰蕭西  
不利還收兵聚留二月攻碭三日拔之收碭兵得六千人



與故合九千人三月攻下邑拔之還擊豐不下廣陵人  
 召平為陳王徇廣陵未下聞陳王敗走章邯且至迺渡江  
 矯陳王令拜項梁為楚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  
 秦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  
 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史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  
 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得二萬人欲立嬰為王嬰母謂嬰  
 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世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  
 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  
 名也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  
 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其眾  
 從之乃以其兵屬梁英布既破秦軍引兵而東聞項梁西

度淮布與蒲將軍皆以其兵屬焉項梁眾凡六七萬人軍  
 下邳景駒秦嘉軍彭城東欲以至梁梁謂軍吏曰陳王先  
 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無道  
 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  
 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梁已拜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  
 西章邯軍至栗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  
 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梁乃引兵入薛誅朱雞石沛公  
 從騎百餘往見梁梁與沛公卒五千人五大夫將十人沛  
 公還引兵攻豐拔之雍齒犇魏項梁使項羽別攻襄城襄  
 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  
 會薛計事沛公亦往焉居鄭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

蘇林曰：若道主歲曆與一教，如七秦者必楚。

計往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得楚懷王孫心於民間，為人牧羊。夏六月，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望也。陳嬰為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眙。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張良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最賢，可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司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軹復取之，往來為游兵。賴川、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臨濟。魏王使周心

出請救於齊。楚齊志，項及楚將項它皆將兵隨市救魏。章邯夜銜枚擊大破齊楚軍於臨濟下，殺齊王及周市。魏王咎為其民約降，約定自燒殺其弟豹，亡走楚楚懷王。子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齊田榮收其兄儋餘兵東走東阿。章邯追圍之。齊人聞齊王儋死，乃立故齊王建之弟假為王。田角為相，角弟間為將。以距諸侯。秋七月，大霖雨。武信君引兵攻亢父。聞田榮之急，迺引兵擊破章邯軍東阿。下章邯走而西。田榮引兵東歸齊。武信君獨追北，使項羽沛公別攻城陽屠之。楚軍軍濮陽東，復與章邯戰，又破之。章邯復振守濮陽環水。市公項羽去攻定陶。八月，田榮擊逐齊王假，假亡走楚。田角亡走趙。田間前救趙，因留不敢歸。田

榮迺立僭于市為齊主榮相之田橫為將平齊地章邯兵

益盛項梁數使使告齊趙發兵共擊章邯田榮曰楚殺田

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趙不許田榮怒終不肯出兵郎

中令趙高恃恩專恣以私怨誅殺人衆多恐大臣入朝奏

事言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

見其面故也且陛下貴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

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

陛下不如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鴻者待事事來有以

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

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常居禁中趙高侍中用事事皆決

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

急益發繇治阿房宮取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

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

上不坐朝廷常居深宮吾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聞趙

高曰君誠能諫請為君侯上間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

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

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方燕

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趙高因曰夫

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

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

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

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

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  
 案丞相恐其不審乃先使人按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  
 聞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高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昔  
 田常相齊簡公竊其恩威下得百姓上得羣臣卒弑簡公  
 而取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  
 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矣而有貪欲無厭求利不止列  
 勢次王其欲無窮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  
 也陛下不圖臣恐其必為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  
 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行修善自使至此以忠  
 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非屬趙君  
 當誰任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以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

其勿疑二世雅愛信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曰丞  
 相所患者獨高而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是時盜賊  
 益多而關中卒發東擊盜者無已右丞相馮去疾左丞相  
 李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羣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  
 亡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成曹轉作事苦賦稅大也請  
 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凡所為貴有天  
 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  
 夫虞夏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  
 法且先帝起諸侯兼天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  
 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  
 之間羣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之所為是上無以

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劫吏案責  
佗罪去疾劫自殺獨李斯就獄二世以屬趙高治之責斯  
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掠千餘不  
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辭有功實無反心欲  
上書自陳幸二世寤而赦之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  
治民三十餘年矣逮秦地之陘隘不過千里兵數十萬臣  
盡薄材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飭政  
教官闢任尊功臣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  
六國虜其王立秦為天子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見秦  
之疆更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秦之名此  
皆臣之罪也臣當死久矣上幸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

御史之若因臣任事職至天恩  
為沙察一任

臣去去法尚去後者有先錄到折  
右共臣後之車自有相其骨內有折其  
確也臣若之元折各謂其具必刑

下察之書上趙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  
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  
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前終不  
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所賣及  
二世所使案三川守由者至則楚兵已擊殺之使者來會  
丞相下吏高皆妄為反辭以相傳會遂具斯五刑論腰斬  
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  
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  
而夷三族二世乃以趙高為丞相事無大小皆決焉項  
梁已破章邯於東阿引兵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沛  
公又與秦軍戰於雍兵大破之斬李由項梁益輕秦有驕

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卽免死疾行則及禍二世益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項羽沛公攻外黃宋下去攻陳留聞武信君死士卒恐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徙懷王自盱眙都彭城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魏豹下魏二十餘城楚懷王立約爲魏王章邯已破項梁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度河北擊趙大破之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

鉅鹿南棘原趙數請救於楚高陵君顯在楚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爲上將軍項羽爲次將范增爲末將以救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爲卿子冠軍懷王遣沛公西入關

二年冬十月宋義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秦圍趙急宜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蟣蝨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闢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有猛如虎狼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

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  
寒大雨士卒凍餓項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  
饑民貧士卒食半救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  
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  
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彊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  
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  
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也十一月項羽晨朝上將  
軍宋義卽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  
楚楚王陰令籍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情服莫敢枝梧皆曰  
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  
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相楚報命於懷王懷

王因使羽爲上將軍十二月沛公引兵至栗遇剛武侯  
奪其軍四千餘人并之與魏將皇欣武滿軍合攻秦軍破  
之章邯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  
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度兵少不  
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廩陳澤往讓陳  
餘曰始吾與公爲刎頸交今王與耳且暮且死而公擁兵  
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爲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  
且有十一二相全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  
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爲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  
委餓虎何益張廩陳澤要以俱死餘乃使廩澤將五千人  
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齊師燕師皆來救張張敖亦北

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已殺卿子  
冠軍威震楚國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河救鉅  
鹿戰少利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陳餘復請兵項羽乃  
悉引兵渡河皆沉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  
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與秦軍遇九戰大破之  
章邯引兵却諸侯兵乃敢進擊秦軍遂殺蕪角虜王離涉  
間不降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  
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侯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  
當十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  
項羽召見諸侯將將領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  
視項羽由是始為首領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於是趙王歇

望也望也

及張耳乃得出鉅鹿城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陳餘  
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屬陳澤所在疑陳餘殺之然以問  
餘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印哉乃  
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側客有說  
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  
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  
亦望張耳不讓遂趨出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  
中漁獵趙王歇還信都春二月沛公北擊昌邑過彭越越  
以其兵從沛公越昌邑人常漁鉅野澤中為羣盜陳勝項  
梁之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  
謝曰臣不願也諸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



在何法眼之行意備見師古曰  
李本無也

者斬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  
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  
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引一人斬之  
設壇祭令徒屬皆大驚莫敢仰視乃略地收諸侯散卒得  
千餘人遂助沛公攻昌邑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過高陽  
高陽人酈食其家貧落魄為里監門沛公麾下騎士適食  
其里中人食其見謂曰諸侯將過高陽者數十人吾問其  
將皆<sup>羅</sup>齷齪好苛禮自用不能聽大度之言吾聞沛公慢而  
易人多大略此直吾所願從游莫為我先若見沛公謂曰  
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  
我非狂生騎士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sup>故</sup>

解其冠溲溺其中與公言常大<sup>驚</sup>眾<sup>下</sup>可以備<sup>去</sup>說也酈生  
曰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酈生所說者沛公至<sup>而</sup>高陽傳舍  
使人召酈生酈生至入謁沛公方俛牀使兩女<sup>洗</sup>足而  
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  
欲率諸侯破秦也沛公罵曰豎儒天下同苦秦久矣故諸  
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曰必聚徒合義  
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者於是沛公輟洗起<sup>攝衣</sup>延酈  
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國從橫時沛公喜賜酈生食問  
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下起糾合之眾收散亂之兵不滿  
萬人欲以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  
衝四通五達之郊也今其城中又多積粟臣善其令請得

自晉書卷六十一

七十八

使之令下足下卽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號酈食其爲廣野君酈生言其弟商時商聚少年得四千人來屬沛公沛公以爲將將陳留兵以從酈生常爲說客使諸侯三月沛公攻開封未拔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又戰曲遇東大破之楊熊走之滎陽二世使使者斬之以徇夏四月沛公南攻潁川屠之張良遂略韓地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度河入關沛公乃北攻平陰絕河津南戰洛陽東軍不利南出轅轅張良引兵從沛公沛公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六月與南陽守龔戰雒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宛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尙

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沛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地道還偃旗撤遲明圍宛城三匝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郡縣連城數十其吏民自以爲降必死故皆堅守東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有彊宛之患爲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足下通行無所累沛公曰善秋七月南陽守龔降封爲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不下者至丹水高武侯鯁襄侯王陵降還攻胡陽遇番君別將梅鋗與偕攻折酈皆

降所過亡得鹵掠秦民皆喜 王離軍既沒章邯軍棘原  
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二世使人讓章邯章邯  
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  
信之心長史欣恐遠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  
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  
勝高必疾妬吾攻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陳餘  
亦遺章邯書曰自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  
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入門榆中地  
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  
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  
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

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又多  
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  
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當存豈不  
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使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  
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侯  
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  
戶軍漳南與秦軍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  
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招軍吏謀曰糧少欲  
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曰盟章  
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  
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 初中丞相趙

高欲專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高前數言關東盜不能為也及項羽虜王離等而章邯等軍數敗上書請益叅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四鄉八月沛公將數萬人攻武關屠之高恐二世怒誅及其身乃謝病不朝見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令閻樂及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欲易置上更立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乃使郎中令為內應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案追劫樂毋置高舍遣樂將吏卒

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廬設卒甚謹安得賊敢入宮樂遂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帷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不聞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誅殺無道天下兵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以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

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大臣公子告以  
謀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  
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乃立  
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九月趙高令  
子嬰齋當廟見受王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  
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羣臣誅之乃佯以義立我我聞趙  
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分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  
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則殺之高使人請  
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  
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遣將將兵距嶢關  
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彊未可輕願先遣人益張旗

戰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酈食其  
果欲連和沛公欲許之張良曰此獨其將欲叛恐其  
不從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引兵繞嶢關嶢關擊秦  
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漢高祖  
元年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嬰素車白馬係頸  
封皇帝璽符節降軹道旁諸將或言誅秦王沛公曰始  
王遣我固以能寬容且人已降殺之不祥乃以屬吏賈  
誼論曰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  
有餘年然後以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  
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誼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天子朝三昭三穆三祖之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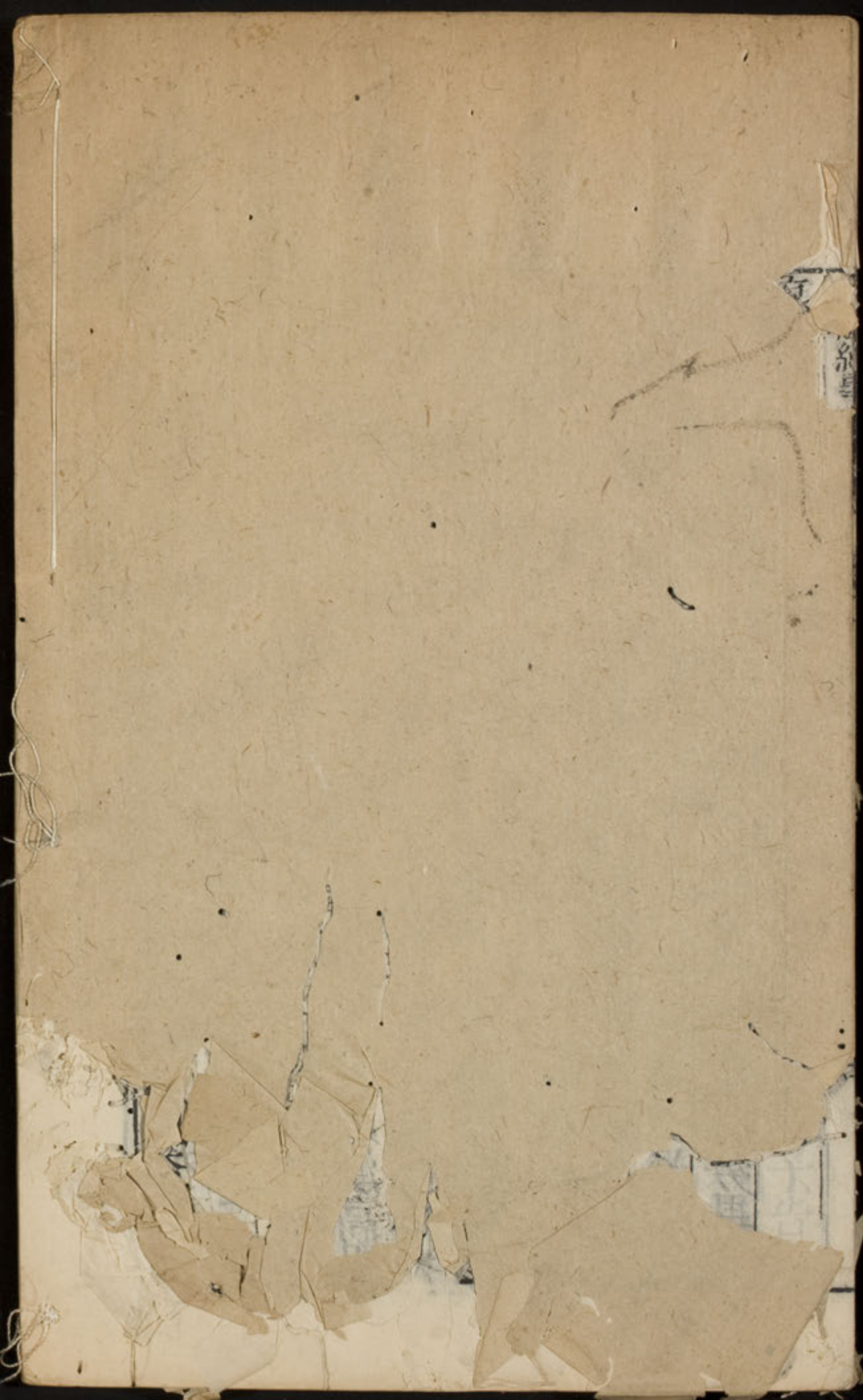
卷一

卷一

卷一

長衣入半熱天下於春回世三區不然而天下之勢異也  
 有給半熱新以六合為寒始國為宮一夫非難而國  
 國備曰察以國國之此姓萬乘之數計人此而國同也  
 王身非固以指實谷且人日斜好之不新以以國夫  
 博皇帝國道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直  
 示爭冬凡中公至雷土泰生千製集車白黑  
 軍大短之蓋田南參至蓋田又短其北泰兵六  
 不新不收因其測息變之而人信兵其新國會  
 果然對時而合粉植之聚身日北聯其非海海  
 湖公山上海環其對國會其對國會其對國會其對國會

卷一



行  
名  
目